

最推理杂志

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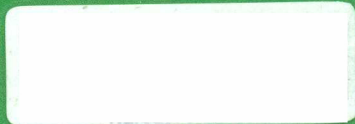
M I D N I G H T

深夜



H O S P I T A L

病房

角落里滋长的阴暗人性
镜子里浮现出的鬼魅笑容



心理催眠 真实震撼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M I D N I G H T

深夜

H O S P I T

病



最推理杂志
编

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夜病房 / 最推理杂志编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143-4444-8

I. ①深… II. ①最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8951 号

深夜病房

编 者 最推理杂志
策划编辑 赵海燕
责任编辑 赵海燕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8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444-8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录

微笑的人	/ 7
亲爱的公主	/ 31
怪物	/ 69
夜生花	/ 125
第七种人生	/ 181
顶级复活	/ 205
飞蛾	/ 225
惠慈康复中心	/ 257



寻找唯一的真相



—— 现代推理馆 | 深夜病房 ——


M I D N I G H T

深夜

H O S P I T A L

病房

最推理杂志
编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深夜病房 / 最推理杂志编 . —北京 : 现代出版社 , 2016.3

ISBN 978-7-5143-4444-8

I. ①深… II. ①最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8951 号

深夜病房

编 者 最推理杂志
策划编辑 赵海燕
责任编辑 赵海燕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8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444-8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微笑的人 / 7

亲爱的公主 / 31

怪物 / 69

夜生花 / 125

第七种人生 / 181

顶级复活 / 205

飞蛾 / 225

惠慈康复中心 / 257

微笑的人

微笑的人 × 王稼骏

的人

爱一个人，不应该是件痛苦的事。

01

我面前是一片圆形的绿化带，像只无比巨大的怪兽蛰伏黑暗中，随时可能一口吞噬靠近它的人。

吸完最后一口烟，我把烟头弹进了绿化中，激起一群小飞虫，它们迎着两楼的亮光飞去。

仰头望去，一轮明月悬在当空。身后楼房的外墙搭着脚手架，一根根钢管交错在楼房外立面，将这幢办公楼分割成了一个空洞的正方形。这些正方形之中，唯独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透出明亮的光线。

那里头传来阵阵笑声，从声音判断，那间办公室里应该只有两个人。一男一女。女人是我的妻子金晶，男人在我的想象中也许是她的外遇，也许只是一位私交不错的男同事。

我在楼下徘徊，也问了自己无数次：今晚来妻子单位楼下，是想证明自己的胡思乱想吗？或许，应该转身离开，坚信妻子对自己忠贞的爱。

只是，笑声刺激着我的神经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左肩一阵抽痛，手里的烟盒被我捏成一团，就像我愁肠百结的心情。

突然，裤袋里的手机嗡嗡震动，是妻子的来电。

“老公，睡了吗？”听筒里传来马路上的喧闹声。

“还没有，我看会儿书。”我故意打了个哈欠。

“那你早点睡吧。我在回家的路上了，顺道给你去买点茶叶，可能晚点回来。啊！车来了，我不和你多说了。”妻子匆匆切断了电话。

我立刻拔腿跑上楼梯，妻子办公室的灯明明还亮着啊。难道她已经先下班了？

刚到转角处，就听到了她和男人的玩笑声，我连忙往上走了一层，躲在了扶手后面。寂静的空气中，我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从嘴里蹦出来了。我不敢去想象将要看到怎样不堪的画面，电话里那些喧闹声，是智能手机的环境声音功能。

我的一切猜疑源自于这部智能手机，以前妻子从来不设手机密码，自从她设了密码之后，但凡接收短信或者通话时，就对我多了一份回避，常常独自躲进洗手间，半天才出来，即使问她，得到的回答也无非是同事、亲戚之类的敷衍。

我心里很清楚，妻子刚才打这通电话的真实企图，是想确定我没有来接她下班。

为什么要骗我？我用力捶了下水泥的台阶，发出闷闷的敲击声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楼下传来妻子的疑惑声。

“没准是这幢楼闹鬼了呢！”男人的口吻听起来十分轻浮。

“你别吓人啊！”妻子娇嗔道。

偷偷从楼梯扶手的间隙中往下望去，一颗光亮亮的板寸头，顶在一对厚实的肩膀上。随着下楼时角度的变化，我不祥的预感终于应验了。男人

那只不安分的右手，正紧紧攥着妻子的手。

他们在做什么！

脑袋瞬间“嗡”的一声，失去了视觉和听觉，整个世界如同被浸泡在汹涌的海水中，胸膛里最后的空气被一点点挤干，努力张大嘴巴，不让自己会因为窒息而昏过去。

我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，有点懊丧。单凭力气，自己一定不是这个结实男人的对手，何况左肩越来越痛了。我后悔自己没把家里防身用的甩棍带在身上，难道就这样坐视不理？当作什么事都没看见吗？

雄性荷尔蒙不允许我这么做，一团怒火从我的心脏破膛而出，一直烧到我的脑门上。我快步走下了楼梯，两只被气得发颤的手捏成了拳头，对指甲嵌入肉里的疼痛毫无知觉。

我无法得知这种激动的情绪，是一种被夺走心爱物时的愤慨，还是纯粹出于对妻子的爱。我不能预知自己下一秒将会做什么，死亡的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，我不顾一切地向他们两个追去。

夜，将我所有的视力染成了黑色。

冲出办公楼，圆形绿化带里空无一人，他们俩完全没了踪影。我心急如焚地跑向右边的自行车棚，那里是一条死路，以前来接妻子下班时，隐约见过不少男女躲在此处幽暗的角落里，摆着各种缠绵的姿势，发出令人浮想联翩的呻吟声。

只是现在，那片破旧的绿色彩钢瓦下，歪歪扭扭停着款式多样的自行车，空无一人。

我急忙原路折回，穿行在办公楼外搭建的脚手架下，极力向远处的大路张望着。

刚到办公楼的转角处，寂静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！我的脚崴了，好像高跟鞋的跟也断了。”是妻子在说话。

“来，我帮你看看。”男人故作关心的声音令我作呕。

我的背紧贴着墙壁，屏气凝神，像一只捕猎时的猫科动物，缓缓向转角另一边探出脖子。

他们俩就在几步之外，妻子一手撑着墙，一手提着她的手袋，男人蹲在地上，摆弄着她穿着黑丝脚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肯定是狗一样的贱相。

“揉揉会好点吗？”男人的手根本没在脚踝处，而是慢慢向上游移到了小腿。

“你往哪儿按呀！手往下面一点。”

男人听话地低下头去，投下一片阴影，抱怨道：“这里太暗了，我看不清你伤在哪儿。”

“我来拿手电筒。”妻子从手袋里掏出一件黑色的东西，悄悄将它举过了头顶。

那东西似乎是个金属物，在月光下发出明亮的高光。我定睛一看，发现居然是我放在家里的那根甩棍。

尽管我不愿目睹接下去的事情，但眼睛像被施了魔法，完全不受自己控制，视线死死盯在了他们的身上。喉咙干燥到发不出任何声音，我的右手捂在胸口上，生怕这颗剧烈跳动的的心脏破皮而出。

妻子脚下的男人还没有察觉自己的厄运即将降临，还在说着些肉麻的情话，那些话由一个将死之人说出来，多么讽刺和滑稽呀！

妻子用力向后甩出甩棍，身体有点失去平衡，膝盖撞倒了蹲着的男人。

男人抬起头，还来不及发出一个开口音的语气词，妻子就使尽浑身力量，将甩棍重重砸向了他的板寸头上。

我连忙收回身子，如壁虎般全身吸附在背后的大楼上。一记沉闷的声响，男人的头骨一定碎了。我这样想到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像是有只扩音器刻意放大着我的呼吸声，我努力听着另一边的动静，男人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

妻子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，她应该是向着回家的车站走去，我远远望着她的背影，与往日下班的时候一样若无其事。

可就在1分钟前，她刚刚杀死了一条活生生的生命。

虽然她做了我5分钟前想做的事情，可我想不明白，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杀死这个男人。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深仇大恨？才会让一个温柔的女子下此毒手。

更让我一头雾水的是，在妻子挥下甩棍的一刹那，居然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！”

02

把褐色的小药丸倒在手掌上，一口吞了下去，苦涩的药味渐渐麻痹味蕾，我这才稍稍平复了心情。

向着路灯通明的大街走去，发现深夜的街道死气沉沉，除了偶尔驶过的出租车，见不到半个人影。

步行了将近5分钟，我终于在路上看见了两个男人。一个身材壮硕，一个体格瘦弱，他们互不相识，一前一后埋头赶着夜路。

“先生！先生！”我加快步伐，迎面走了上去。

壮男被我这么一喊，嫌恶地瞪了我一眼，疾步穿过马路，继续独自赶路。

只剩下那个瘦弱的男人，站在了我的跟前。

我拉着他的手臂，就像拉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：“先生！那边绿化带旁，有人死了，你赶快报警！”

男人挠挠后脑勺，蓬乱的头发在路灯下扬起一片头皮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手机。”

“这样啊！”我不禁失望，这条路最近都在翻新，除了妻子的办公楼，